# 雙桂堂稿

雙桂堂稿卷三

臨川紀大奎

阮見田先生四書文序

自兩漢以還迄於隋唐之世務爲閎博侈麗駢偶之文學者日習無用之書故其時士多浮薄不能漸染聖賢之道以自立於世至宋子朱子表章大學中庸合論孟爲一書然後人皆知所嚮往由明以來遂首以四書義取士天下之人自束髮受學必先之以四書於是孔孟之言浸淫漸漬於人之心入之深而不覺而廉隅砥礪忠孝才德之士日起於其間其視前世浮薄侈靡不能以自立者蓋遠矣

行之既久而浮華緣飾之弊漸生蓋或怵心於一已之得失或流轉於他人之毀譽此其勢雖不能不雜出於其間而古人所以崇聖學之意則固有不可得而亡者故余嘗謂文章所以爲工拙之道不一而足而其大端之別有二其一則以學爲文以學爲文者不拘拘於字句語言聲吻笑貌之間而務爲其大其爲之之工而或似於古人或不必盡似於古久而均之必較然不欺其志是以出爲賢臣入爲端士此未嘗但汲汲於文而究其傳於世者則必其文也其一則以文爲文以文爲文者必其聲色神情虛實操縱有以曲盡其態其爲之之工或不必幾於古人或未

嘗不近似於古人而均之漠然無關於其志往往出無所施入無所守此終其身汲汲於文而要其傳於世者皆非其文也是二者之爲文昭昭我心蓋不啻燕越之殊途而凡有志於學者其爲決擇而審處之其亦無容疑焉已矣新建阮見田先生自其先人六閒公以文名於時至先生而益大其文未嘗必斤斤然求似於先正之體貌而其於義理精微之蘊倫物事變之閒身心性命之際以其身設而處之抉之必入而發之必出故雖不及大竟其用而宦轍所至皆有善政卓卓可紀此誠以學爲文而不以文爲文者使盡如先生之所以爲文則相與漸積於聖賢之道

以求其學之必有用於世豈其難哉豈其難哉余既有感於先生之文因徇諸嗣君之請叙次而評點之而竊自述平日所以論文之大意附於簡端以爲之序云

李歉夫先生使署論題稿序

余讀先正論文或㷀然欲臥讀歉夫先生之文終夜不能休先生之文文之至也或曰真成宏之文也夫文必成宏是有文之見者存也先生惟無文之見者存乃所以爲文之至使署論題稿者惘士之溺於論文而不知論題云爾雖然有題之見者存是猶有文之見者存然則奚以論題曰論天地之理論聖賢之心故曰先生之文文之至也世有子雲知之後世有子雲知之

李歎夫先生四書文序

或有疑於余者曰歎夫先生之有論題稿也爲論題也而予以爲非論題也論天地之理聖賢之心也是不亦爲異已乎曰是何言也此非獨先生論題之文然也凡先生之文皆然也非獨先生之文皆然也上下數百年其彰彰傳於世者皆然也奚爲其異之也則余於是慨然有感矣昔者陸子之言曰千萬世之前有聖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南西北海有聖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夫聖人之心之所以無不同者以其有天地之理也天地之理何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

萬物然後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此所以為天地之理也葢春秋之時人失其心事失其理於是孔子懼焉與其二三子兢兢存之曾子與其門人子思子又兢兢存之猶未已也戰國之時人亡其心事亡其理於是孟子懼焉退而與其徒萬章公孫丑又兢兢存之然後循之則治違之則亂誠而體之則治僞而飾之則亂且夫文章之所以取士葢因是以觀天下之士之所以存其心天下之士之心之所以存其理審其從與違之端察其言之誠與僞葢有昭昭焉隱隱焉不可得而掩者而後足資其人以為治惕其言

以儆亂而非以是為文焉而已也於是若王君若歸胡若金若黃若陳章羅艾諸子後先相望炳炳烺烺其於文之規矩變化不同其於題之擒縱攻取不同而同於求孔孟之言之所以存天地之理聖賢之心此其所以宜傳也歟夫先生之於文蓋得之矣其簡而潔微而瀚約而精者非以為王唐諸子之文也理於是而已明則心於是而已顯也其疏達而暢演傳而深沉變化而不可窮識者非以為金黃諸子之文也理必於是而明心乃於是而後見也異乎非與乎夫論文而必襲其篇章詞句之法論題而惟取其辭音笑貌之情其所以為文者雖工而天地聖人之理

或不足賴以存此人心之溺也豈其微哉豈其微哉若是者誠不可以不論因趣先生發其平日所藏以盡渫論題之意而特申前說以為之序蓋不厭其複焉

李歎夫先生詩文稿序

歎夫先生之門人錄先生之文與詩而刻之凡十五卷紀予大奎讀之喟然而歎曰天地動而後有萬物萬物動而後有變化人心不動則天地萬物之變化不能通天地萬物之變化不通則無以蘊之爲性命而發之爲文章事業易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故善言道者未有不觀之於其動者也先生之文包含乎萬有樞機乎百行與乎人之爲文先生之詩滂洋乎域中鉤剔乎羣言與乎人之爲詩皆以爲先生之心得天地之動者機也然而十三篇之言動必皆歸於靜則何也今夫天地之闔之爲一大動機也

彰彰明矣得其所以靜者而動失其所以靜者而亦動失其所以靜者而動猶之有朽變臭之有蟲汚非不動也然而其動者死之機也得其所以靜者而動屈信之所以感混闢之所以不窮其動者生之機也易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不專則不直不翕則不闢不靜則不動不靜不動則不生是故乾之專坤翕之乾之直坤闢之靜俱靜也動俱動也故曰得其所以靜而動者生之機也夫人之心天地之生理在焉得其專而直者見矣得其翕而闢者見矣得其專而吾之靜者可以翕得其直而吾之動者可以闢矣

是以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具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具而後天地萬物之情無不通故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矣故曰得其所以靜而動者生之機也故善言動者未有不觀之於其靜者也是則先生之所心得也先生詩文甚富此殆不及其半余猶未能悉標舉其義而姑述其首篇動靜之意如此以爲之序云

羅靈甫先生遺稿序

言之足以通於人之性情者莫如詩與文足以通於天地之性情者亦莫如詩與文客有復於予者曰有詩人之詩有學人之詩詩一也而工與拙異則群爲其工者矣有文人之文有學人之文文一也而美與拙異則群爲其美者矣嗚呼豈其然豈其然哉文以明所學之理詩以發所學之志二者足以見古人之眞而後人習之以爲僞則何也宜黃羅靈甫先生以詩文著稱於當時年三十而卒予未得交於先生以質其胸中之疑今二十餘年而其子位齋與予友然後得先生之詩與文而讀之讀之至於反復

而不能以已不啻與其人之交之至久而且深乎乃於是益信夫詩與文與學之果不可以二之而人之或二之者無他以其僞也先生之詩與文之不必嘗交於其人而能通之於其人之性情至於反復而不能已者無他惟其眞也夫眞與僞之間豈易言哉視其所學焉而已矣學焉而以性情通之則其學也眞其學眞則其發之於言也所以明其理與其志未嘗必求其工與美而工與美必歸之未有學之不眞而能有所發於詩與文之間以與人之性情相通而無所扞格者也抑先生之文淳古而深鬱質厚而縣邈無以異於古人之文矣而其詩則往往以其骯髒磊

落之致發之而不覺縱之而不能自已若有異於溫柔敦厚之旨者而自以其爲人得秋氣之多然而予之愛其骯髒磊落之詩無以異於愛其溫柔敦厚之詩者何也且夫春生而秋肅春仁而秋義氣非不異也而皆出於天地之性情盎然而春氣深藹然而天氣和澹然而秋氣高皎然而天氣清人之所以通於天地之性情者其不在此乎其不在此乎先生往矣予無從而質之質之於位齋昆弟以爲何如也

余象恒先生四書文序

能志聖賢之志然後能言孔孟之言文固當以制藝為難也志不立斯摹擬襲取之言易於工而愈不足以入聖賢之道故上下數百年傳者不多有非文之難文之本於志者難也余讀象恒先生文獨慨然有以深得其志先生澹泊寧靜守道安貧數十年如一日故其為文不以示人而獨樂其心與理之所是今姑舉其大端最切於學者如言致知曰中之微乎幾希者以握一心之體外之燦然皆備者以全一心之用言格物曰天道自然而昭於物入以研捜於以見天之心人道纖細而察於物出之剖析於以通

人之義言性道教曰性天不明道之憂也曰不知天而於
天命之性昧矣不知性而於率性之道迷矣不知道而於
修道之教異矣言莫不飲食曰明明飲食之味知在味在
而知之寡少知亡味亡而知之不多言飛躍曰天淵之別
聽鳶魚之飛自飛躍自躍而各得其所天淵之渾從鳶魚
之飛者飛躍者躍相與於無間言鬼神曰同而異異而同
無憂乎不物久則通通則久無滯於物物言至誠前知曰
古有至誠於前事之法戒長為太息後有至誠於前言之
提撕感慨係之言事君以忠曰見為君故而忠之勉強時
有其心不精見為已事而忠之厭惡懍然其心獨一言忠

恕而已曰物我之所不問聖道之所周通曰道莫備於已已之體不立而道不生已之用不備而道不達言斯之末信曰今日不自得與時能付物乎幾微不自安可憑以遠大乎言松柏後彫曰一於中者自不貳安得而搖之必不變者惟其恒於何而奪之曰此之能爲有即向之能爲無既有以爲昔必有以爲今言莫存之志曰天無在不以與人人無時可以或已言上達下達曰判然日相遠之勢君子小人之所以終昭然同不同之幾君子小人之所以始曰人心無一息之停惟死爲止而違因之矣言周南召南曰信而有徵文王之所至也反而求之匹夫之所同也言

玉帛鐘鼓曰盛亦此物衰亦此物言浩然之氣曰人與天一而爲義爲配人與天二而爲害爲餒言不忍人之心曰天之皆春四時行而生物之妙也心之皆有四德備而賦畀之全也言嫂溺天下溺曰道可通而不可害有不窮之禮無一失之身曰本同而末異異之用足爲道濟本之謬全爲道害言心之同然者曰有主則明無主則昧靜之則存亂之則亡曰猝而發之皆有塗人孺子之同然相似知其不爽者微而體之卽於淸夜平旦之同然間衰有其至近者言恥之於人曰無忌憚不過忍羞而無所不忍也躬淸明不過內欺而獨自欺惡也言雞鳴利善曰甚惜乎舜之

之精神而爲跖資舜之長久而爲跖用於善差之豪釐而利謬以千里曰求有善而不於敬者舜與其徒之至不至也未有利而不於肆者跖與其徒之甚不甚也言親親仁民愛物曰不殊則非一但用心於無心以物付物而心無負過厚則反薄勢必誣其所有混之太空而道外矣先生之文凡若斯類不可悉舉得其片語足以扶翼聖言砭起流俗而至於其全體之所包涵真氣之所結撰奧然以深渺然以精入於靈府隱微之中出於萬象空蒙之表夐乎遠矣豈易言哉豈易言哉登華山者謂呼吸之間可通帝座人之呼吸無息不與天地之氣相通何必華山而顯於

華山得之讀先生文如登華山然聖賢之心天地之理悠然鼻息間遇之矣夫天與人以心心以載理理以生氣志存則心存心存則理存而氣無不通志亡則心亡心亡則理與氣無所附而其爲言幾何哉此余於先生之文獨有感也今先生且老矣念余將北行乃以其所自訂稿示余申之以韓子講去其非而趨是之言先生於道愈老不懈余何能爲役而特樂誦先生之言以師其志方儗裝未暇評點輒論其大略如此以庶幾裨益學者然先生之文既紛然不求合於世而余言之云云其不爲斯人河漢也者幾希

# 阮浦亭北遊唫序

新建阮浦亭先生攜諸子姪試南宮錄其途中往還詩一卷名之曰北遊唫阮氏科名烝烝日起戊午之歲一門三雋人謂浦亭此行何異登仙顧其爲詩懷往哲論時世考風俗思吏治瀹軒冕謹拜謁此豈徒以世俗之所豔羨者期諸子哉傳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志之不立則其往也嘗嘗其反也戚戚欲少自奮於所欣戚之外而不可得無他其所之者止於是也然則志固可以僞爲哉於戲由先生之志而之焉他日諸子之所就其未可量也已

## 古律經傳附考序

先儒言律呂者皆舉月令之文或謂周公作月令或云呂氏所作呂氏春秋十二紀皆首月令顧其文殊不類意者月令古春秋紀呂氏雜以秦歷冠諸篇首史記謂不韋删拾春秋者是也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樂之原始不可考呂氏謂黃帝始命伶倫造律秦焚經籍古樂書亡呂氏猶見前世典籍造律之法與周官國語六同六間之義不相刺謬庶幾有所自者與始采其紀樂諸篇考而論之以備月令十二律之說以其言自黃帝始也錄之爲卷一

唐虞夏商之樂其詳不可考尚書之言樂德與其效至矣

器數之稱僅見於虞書六律五聲八音及夏書關石和鈞二語大約與伶倫次制雌雄各六之法無以異也余考尚書大傳始有六律六呂七始之云又有天子左右五鍾之說伏生爲秦博士及見未焚之書大傳一編當可採擇惜舉類未詳鄭氏之注不免訛謬亦沿襲之勢然也今錄其言律三條略爲論說以附尚書二條之後爲一卷

樂至周而大備以其兼六代之樂也周官所載皆用六律正聲間律不與焉漢儒不得其解後世考古者謂大司樂一篇語多不可曉或以爲後人竄入漢書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

官大司樂章也注謂竇公年益百八十歲云今姑不具論第考諸經義按其源流非後人所能竄入彰彰明矣輒取諸儒之說擇而正之附以戴記諸條為一卷

余讀周官所載周律之制可謂備矣六呂不用故缺焉諸儒之誤若彼不亦宜哉至國語始有六閒之稱律呂不可兼用於茲益信余考古經傳言律周官而外國語最詳焉顧州鳩之言七律單子之論大林或未有灼然之說而國語二篇遂與大司樂同為千古疑案豈不惜哉姑錄敘其文以周官律制考而論之證以左傳數條為一卷

漢唐諸儒言樂之書繁矣余既考論月令尚書及呂氏春

秋大傳諸說與周官國語之義相符古經傳之於律豈可謂之不備哉顧經傳之言若此諸儒之說若彼何哉余讀管子淮南之說未嘗不歎諸儒之所以誤也其始以律名絲漸迺以絲絫律然則律呂淆亂罔所折衷不亦宜與因略取二子之言㪟而論之而俗樂四上字譜之始見於楚辭一語者亦附諸篇末共為一卷史漢而下余姑闕焉

觀易外編序

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辭占道之顯者也象與變道之費而隱者也聖人立象以盡意象立則變生而辭占於是出故觀象要焉竊嘗學觀之矣天下之至賾不可極也天下之至動不可窮也一日有感於摩盪之機而靜而觀於天地之象動而觀於陰陽之變返而觀於吾之象與吾之象之所以變而以觀於易之象之變楙楙然於三極之道之同歸而殊途百慮而一致也然則觀其象觀吾之君焉斯可矣觀其變觀吾之動焉斯可矣因就所見而謹識之非敢以說經也姑略附於

雜家之一端譬諸寸壤之求附泰山涓流之欲歸河海亦
其趣向之切也云爾
曩者觀易之餘偶誌所見非著說也仲弟曾庾叟而玩
之取以付梓時方習吏事未暇訂正越數載三弟雨民
編次易問校訂之後并取是編重加删改正其次序列
爲目錄如右凡六卷更名曰外編不敢溷於說經之正
義云爾

# 周易參同契集韻序

易以道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循環於卦象故氣以順理者也理以宰氣者也有天地之易有人身之易羲文周孔之易以冠諸經天地之易也三才之道無所不包萬物之理無所不具伯陽之易以附諸緒人身之易也人身一小天地以吾之心合天地之心以吾之氣合天地之氣而道見焉故理者氣之原也氣者理之充也後世陰陽之說溺於氣而離其理附於易而實悖於易伯陽之易得易之理者也故朱子取之顧其書易置顛倒不復可訂學者各以其意會之期合於易理而已矣余讀易之餘間復流覽是書

於伯陽作書之精義及朱子考異之深心未能遽有所得
輙喜其詞韻古奥姑略爲次叙更立篇章疏其大意以資
吟諷分爲參同契三篇三相類三篇三以顯參類以表契
統而名之曰周易參同契集韻以是爲余之集古焉可也

## 老子約說序

或曰老子昔人所謂異端也著書數千言倘虛無非仁義薄禮智嗚呼老氏則何爲其然也哉余讀家語史記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於老聃然則老聃吾不知何如人倘其爲知禮者無疑也而後世蔑禮之徒反得援老氏之書以自恣何與邵子云老子知易之體者也夫易之體則固大禮之原也然則邵子之言又何以稱焉間嘗取其書與後世之說是書者比而觀之益支之足以害辭辭之足以害意而遂至於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禮智者至老子之書極矣顧吾於是書則誠有所未暇仲弟曾庭好問疑

義姑即其尤誣者略爲之說如左俾知所去取焉

## 祝氏敬義堂世次錄序一

敬義堂世次錄者錄先考以上至始祖之世次也余族固有譜世次則既具矣此其又錄之何也曰先考之訓也古者宗法既行始祖則祭於宗子之家高祖以下則祭於四親之宗之家四親之宗漢儒以爲小宗者是也宗子漢儒以爲大宗者是也自宗法亡而廟寢之制不可復往往各爲神版書其祖考以上至於其始祖而奉於其家無世次之限而不嫌於遂酒果之獻歲時親之而不厭其數愛敬之心朝夕瀆之而不虞其瀆非廟寢之制而不病其僭若有益於人心風俗之厚雖不必與古禮合而無害於以義

起者之爲禮也顧神版之所書不克詳而譜牒之繁又不能家有其編於是乎有日對其祖而或不能記其祖之名諱者此世次之錄其譜一子孫或以仕宦遊或以商賈遊歲時不得薦於其家則必有所依藉以展其孝思之忱此世次之錄其譜二是則先考他日所以訓小子也云爾然則錄其祖之世次也而以考之堂名名之者何也曰四宗之法有繼高祖之宗有繼曾祖之宗有繼祖之宗有繼禰之宗大夆之於宗法繼禰者也揆於古者之制得立考廟則固宜有家乘以示子孫故遂以其堂名名之使吾兄弟子孫咸惕然有以不忘夫先考之訓也然則其不曰家乘

何也曰乘以言乎其載也大奎不敏於先考之所以敬其
祖宗者載之懼其弗詳也於先考之所以訓其子孫者識
之懼其弗盡也兢兢焉錄之惴惴焉守之則未知其克當
先考之志乎否也於是不敢以乘名而仍謂之曰世次錄
云

紀氏敬義堂世次錄序二

然則古大宗之法其不可復乎曰古者卿大夫有世祿則有大宗其無世祿者或降而微賤至不足以統其宗或散徙他國而至於不能紀其世則吾未知其宗法之果如禮經所云焉否也然則古之時或已有不必行之者非不行也勢固有所不能盡行也余族自始祖以下大宗之可考者七世爾七世以上之譜合而系之名之曰大宗世次錄此余先世尚存古者宗法之遺意也七世以下散徙者既不可考則各自其支祖分而錄焉而大宗之法雖欲復之烏得而復之抑聞先考之言曰古者宗法之立一曰尊祖

二曰敬宗三曰收族如是焉而已宗法既廢於是聚族而居者爲之祠以萃其祭饗爲之譜以敘其昭穆冠昏未嘗不相告也喪葬未嘗不相赴也有無未嘗不相周吉凶患難未嘗不相助也夫求古人之法者必求其意之所在是故意存則法存意亡則法亡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此道之至邇而事之至易者夫誠使爲子孫者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內外不失其別長幼親疏不失其序飲食祭饗吉凶慶弔相周旋不失其情若此宗法雖亡而古人所以立宗法之意雖終古存焉可也是說也以修族譜則當以爲族人告以錄家乘則當以爲家人告吾兄弟子孫

其世世毋忘我先考之遺訓也乎

## 邱縣改建奎星閣序 己酉　七月去任未果

士之挾文章以成名而登仕籍者莫不以爲有神焉以司之而奎星之奉且徧於天下樓之閣之以相其地理向背之宜而驗其科目盛衰之所自若符契焉邱邑僻壤一隅士之有志而能文者類多湮鬱而不彰蓋不無數十年盛衰之感於是邑之人士或以爲奎樓之不得其地議所以更其閣而崇之者而請余一言以爲之倡余惟文者道之華也業者德之著也象緯向背之說或且疑於荒誕而無據而漸以使夫學古者不務乎道德之實而祇以生其禱祀希冀之心則何爲者耶然余又嘗窮夫天人所以感通

之故有以得之於心而樂因是役以告諸士焉且夫天苞
啓地符著而文教與象緯者天之應乎地者耶向背者地
之應乎天者耶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夫理
著於外而曰文文在其中而曰理天與地目以其文與理
之相爲苞符者交互摩盪而人受其中以生得其所爲文
與理者以絪縕於太和靈府之中而以我之心應天地之心
我之氣應天地之氣則性命正而道德純道德純而文章
見功業榮是故聖人作則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日星爲
紀乃手流其緒於象緯向背之說亦足以見夫天地人之
機之無時不相爲感召而士之挾文章以成名而登仕籍

者亦莫不凜然於天之文地之理之苞符而鍾毓之著之非偶然而思所以反而求之於道德性命之原則古之所謂盡人以事天者將於是焉不遠矣禱歟云乎哉希冀云乎哉然其獨有取於奎之象者何也葢昔者史皇氏觀奎星之勢而作文字今竊其象圜而舒方而不滯曲而不盡鋒矗而不鋭光隱而著若黃河之亹亹焉而勢屈以折若泰山之隆隆焉而勢蜿以蜒文之至也其位當乎娵訾降婁之間先天值艮之中而後天之乾應之夫子之贊艮也曰其道光明其贊乾也曰剛健中正純粹精而合之於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葢文章之道於是乎備矣

然則因閣之崇而儼然以不敢自卑其心求其所爲剛健篤實者以日新其道德而輝光其文章事業則大畜之所謂不家食吉者其必有以合乎艮止乾健光明純粹之理以無愧乎天人之感召而後知斯閣之崇之關乎盛衰之故者之取義爲至大而非猶夫荒誕而無據之說也嗚呼天之文也地之理也人之心也三才之道其亦可因是而有悟矣余故樂述之以勉夫士之有志而能文者

## 博平縣重修文昌魁星二樓序 乙卯 五月去任未果

博邑城圓建崇樓其中邑乘殘缺不詳所自始土人名之曰中心樓或曰四照樓樓之於城猶人之有心也心正則德崇德崇則照臨樓之中奉 文昌帝君神神操善惡之柄司文章之命人之善惡生於 心善積於中曰德發於外曰文故心之所在神格之矣城東北與斯樓相峙者曰魁星樓魁枕東南星家以爲宜於 巽此因 文廟東向而樓於其前左者誤也或曰易之然天象一日一周於地方隅所在薈蘼有不應者艮者篤實 輝光日新其德之象 文廟枕兌又山澤通氣之象則其 樓於斯也亦宜或曰文昌

時於中魁星隆於艮與斗魁戴筐之象應乎日堪輿家以
中宮爲坤艮之所寄則理固有相應之機得其理而不泥
其象可也邑於科目久不競今城垣旣修而斯二樓尙傾
圮猶人官骸具而心不立余懼焉夫中者心之體也艮之
傳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心之用也夫人心之體用
不具則其所以爲文者幾何矣此余與諸士之所宜勉也
然則斯二樓者其取義顧可忽與余方爲捐修之計而諸
士又相與鼓舞以望其成雖然非徒成之已也又必顧其
名而思其義庶幾乎文與行烝烝日上矣

曾母周太孺人七十一壽序

乾隆乙酉予與曾君壽田同補郡弟子員壽田方十七歲言動循循類儒者又能以其詩古文詞下至斯邈之學爲郡人士重予之愧壽田於是始其後予時時詣壽田則出其所藏古書卷軸几案間聲琅琅相高下已又知予嗜易則又出其所藏來氏書謂予曰瞿唐一圖抉聖學之要可以緼之心淑諸身施之於家達之於天下而世徒以其錯綜之說得千古之秘者非經旨也予於是益愧壽田以其過人之才而其畜於學與行若此予既與壽田爲兄弟交自是每登堂拜其父母則壽田之侍其太翁也有愉

色有婉容及其於太孺人側悚然其若懼慄然其若有所失乎詡焉久之輒如是又久之至於今諸孫且羅列矣猶若是壽田曰余母以名家氏尤通小學業一言一動必繩之準則幼自塾歸則扃戶令溫訓故不輟口某居恆凜凜讀書外不敢妄啓齒也然予每謁太孺人其氣雍然其容藹然不見其有嚴厲之色洵慈母也而其嚴之效若是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家人自初至五陰陽各居其位而上獨以陽居陰殆母道之以嚴君稱者耶然則嚴固所以成其道之慈蓋於是知壽田之學之所自來而宜予愧之之不已有如此也已酉學使者覃溪翁公以其優

行實之於

朝

廷試列高等是時翁公方以文學善知人為當世宗仰於是壽田鄰耕藉賢公卿間爭欲識其為人相與延譽汲引之而壽田念母老遽翛然歸太孺人則以其能不溺於時俗趨騖以為喜慕與昔者罷官之樊引藥科目日夜待其親其親亦悅其志不强之仕者其事行相類又如此予於是有感也方予與壽田少壯相周旋壽田既熙熙樂其愛日之誠予亦幸老親無恙歲時書問未嘗不交詢起居殷殷以孝友相期而予自二十年來宦遊矻矻以至於今以

視壽田皤然乘其榮名以歸侍其親其爲得失何如予之愧壽田於是乎大也吁前之愧予雖衰倘汲汲以爲之或未晚也後之愧則予遂終身已矣嘉慶丙辰予自山左歸是冬十月爲太孺人七十初度又明年予釋服始得登堂拜起居㳟兕觥爲太孺人壽時壽田方與諸弟咸率其諸子徜徉嬉戲於太孺人之側予旣有感於中益以欽太孺人之壽考康強與諸子若孫之雍雍孝養而不能以已於言蓋予之愧壽田則自此又安窮也

羅母戴太孺人六十壽序

道之造端於人倫之間而極之察乎天地者易是也宜川羅位齋兄弟敏於求易能以其道體之於其身以事其親予聞之而未之見也一日以其所纂易堂卦氣考寄予且曰某固將與先生論易而姑特以是為介予觀其穿穴離合於進退盈縮之間足以抉漢儒之所隱秘而不言者而特非天道人倫之所以相爲察至亟欲與位齋質其疑而位齋適至至則講易講易則先卦氣之說予謂位齋曰文王則既序卦矣不足以合天地人倫之序而必有待於漢儒之顛倒而進退之者何也因與位齋考二序之次出其

四時十二消息之所以行於天者而以其四十八卦周布於地圜之位內則始於中孚而盡於大過外則始於咸恒而終於節於是喟然而歎曰信也者乾坤之大道也節也者天地之大信也履當其子升當其午咸恒以出之節以入之故履元也恒亨也升利也節貞也貞於節而後履於禮履於禮而後可以恒久而不倦日新而不窮卦氣之周於地道者如是也故天之道地貞之君之道臣貞之父之道子貞之夫之道婦貞之位齋則遂躍然以起曰有是哉節之所以為信而卦氣之所以成言乎終始也於是肅然斂容辟席而請曰某不敏年十三而失怙與吾弱弟煢煢

然惟吾母是依育之訓之以至於今二十有九年余年逾四十而名未有成吾母之年且六十是吾母能貞其婦道以信於吾先君子之心而某兄弟求所以貞其子道以信於吾母者而兢兢焉未知其奚若也先生其惠之以言亨曰善哉太孺人貞其節以信於天地而吾子兄弟果能終始於易道以求信於其親也今夫節也者乾坤之正氣也大過其變也咸恒其常也貞於常達於變終始不渝之謂節節而通於天地之謂信由是以裕其休以大其子孫則受之以履而身道立受之以恒而家道成受之以升而舉而措之裕如也且夫升恒者天地之所以久節而履者人

之所以壽易道之始於人倫而極之察乎天地者不將於
子之家見之乎而又奚言乎於其歸也遂書之以爲太孺
人壽

臨川紀大奎

## 䟦李氏易說鈔略

易為身心性命之書聖人猶汲汲學之況學者乎曩余觀易易問二編記錄見聞恣欲假彼象數銷我馳驅而七年之中屢攖大故追念生平悔吝所積傷人理之旣虧胡斯道之克聞一日博平孝廉劉瀛攜所藏易說質問疑義恭前明吾郡李子天開所編著其於天人之介體用之原窮達之變尤悔之幾恍若有萬戶千門次第開之意卷帙頗繁疵瘢之餘未能細論擇其尤警切身心者語之并錄以

自隨他日讀禮事畢將終身此經以無失觀易之初心云
爾原書名默雷今余此本謂之曰李氏易說鈔略凡若干
卷

## 書章大力先生參易苞後

嘉慶戊午一陽月從鄭兄拜池處得觀是書商訂繕本譌誤三十餘處原本疑誤數處按是書亦有正蒙觀物篇之蘊故能與周秦諸子爭勝前九卷實從天人心性中探討而出曲盡河圖變化之妙金丹二卷觀參同契略有異同要本圖中所有非誕說也鄭君若寶愛此書藏之篋秘若蔡邕之於論衡後世有子雲猶信

# 節鈔羅近溪先生一貫編書後

先生通徹天人根本潤大以一仁盡天地之心以孝弟慈盡人物之性李二曲謂爲近代第一了手人其論一貫曰聖門之求仁也曰一以貫之一也者兼天地萬物而我其渾融合德者也貫也者通天地萬物而我其運化同流者也或疑其解書持論時有過任己意之處要當辨於體會如宋儒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之說最有功學者孔子贊易懲忿窒欲遷善改過恐懼修省等義丁寧鄭重制欲存仁二者有何相害而必力詆宋儒首先克治之非然及其論三戒則又云戒之爲言最爲入道之首進德之先如中庸

戒愼恐懼戒則先言之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翼翼無非此戒而欽明允塞純亦不已則即戒之到極處也此亦可見工夫原未嘗偏廢特持論時語各有所重耳凡此之類未可悉舉大抵朱陸以後諸儒未免時有抵牾之病學者各取其精妙之處切體於身而勿爲其抵捂之說所滯礙則可以兼觀而受益矣

## 書四書反身錄

是書關中李二曲先生口授其鄠縣門人王心敬所錄先生名顒字中孚盩厔人食貧守道痛親不逮養築堊室自居康熙癸丑戊午屢徵不起閉關讀書雖家人至戚罕得見惟心敬得常侍左右心敬字爾緝篤志好道每有問答隨聆隨記名曰四書反身錄丙寅學使許公刻以訓士時孟子錄尙未竟故獨少後又續錄二卷此本爲武定李鈞巢守潮時重刻缺原序及續錄二卷中間頗多删佚是書雖經重刻而流傳絕少乙丑正月兒子應銳得之京肆余喜甚士幸生程朱後得讀四書不知反身虛生何益此書

之義所係匪細因書之以示應鑑益用自警願我後人世世寶之毋失墜焉此外尙有諸門人輯錄悔過自新說學髓兩庠彙語靖江語要錫山語要等篇共二十六卷名曰二曲集二曲者山曲曰盩水曲曰厔

書楊璞存先生海岳館稿後

寧都楊璞存先生海岳館稿二十五首讀之生氣凜凜幾可使頑夫廉懦夫立矣此天地之至言也士自握管爲文役役功利漸染日深先生居官偶有所觸其立言若此其所存所設施見矣寧都蒙傑輩出魏凝叔至欲以論體爲文使學者馳騁數千百年之事而邱邦士又患學者不能曠觀崛起設其身於孔顏思孟之閒而若出其言於予之口所向不同其所以爲感一也惜不及見此固有不必馳騁上下而炳炳烺烺若此者固有設身聖賢之閒如生其世如見其人爲之懇懇欵欵若此者嗚呼讀先生文而不

惕然懼皇然興者豈人情也哉

# 書楊皆山文

寧都楊君皆山錄其文數首示余余此事久廢未敢漫加評點顧讀之數過愛其氣之清筆之挺視卑靡齷齪之習不啻薰蕕然君大父琰存先生精於文與其鄉邱邦士魏冰叔諸老後先相角近始從君得讀之知其本於學道者深也君方篤志古人之學不欲僅以文顯吾知學正則文愈上理徹則氣日生足以繼其家傳矣遂書以歸之

## 易問跋

余觀易易問二編頗詳包體之說蓋因文王序卦雜卦以包體爲用雖有其象也初疑前代諸書未之見後見謝山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謂宋林黃中已別有包體之說亦以互體分去取以爲舛戾又云林氏之書傳於今者祇集解不載包體之說惟楊止菴嘗述之其說謂一卦具兩互取一互留一互取之者以致用留之者以植體一卦取上互則一卦取下互如乾包坤則爲損益坤包乾則爲咸恆一卦包三十二卦八卦包二百五十六卦是於易經傳取象全無與者朱子於其互卦之說嘗辨之而包體之說不及

焉蓋以爲不足詰而置之也愚按包體於彖象之辭原無與即間有附及者亦本非正義而序卦雜卦等象則不能不取於此余貧不能購書林氏及楊氏書均不可得見不知與余二編之象若何然如楊氏所述致用植體之說頗近有意若必以一卦包三十二卦八卦包二百五十六卦似未免拘滯於此及失其原蓋序卦雜卦諸象錯綜往來偶取於此以見六十四卦變化活潑之無所不宜而非立卦之本體必應有此也以此爲六十四卦植體致用則非矣此宜朱子所不之及也姑記之以俟見者考焉

## 古硯銘跋

贈龍江硯遂銘之曰發山之精漱水之英是磨是琢厥功乃成不扣爾聲不規爾形惟方惟縶載清載寧投贈君子左右文明嘉靖乙巳朔埜子識

甲辰正月得是硯於京都書肆製方而長四角羅紋中間浪三叠聲泠然如磬宋人譜所謂石如浪今不可得者殆此類與余愛其銘詞質厚而意深譜云石可爲磬不扣爾聲蓋借以慨夫世之激昂慨慷急於自鳴其所志者耶譜云羅紋多製月形蓋就其勢爲之不規爾形又借以慨夫世之依阿洪涊因人之勢而爲之轉移者耶龍江者意其

為人剛而不撓直而無畏故銘若箴之蓋方以成其所長而默以救其所短古人於其日用眷戀之物莫不有所箴焉以誌不忘而因是推之於朋友之交肫切而有味若此其至也明以龍江號者得數人於桃源一人曰宋筊爲嘉靖丁未進士丁未後乙巳二年倘即其人與筊與椒山先生爲同年生椒山下獄知識無敢過者筊爲南主事時餽慰之跡其生平出則忤仇鸞忤楊順入則忤嚴嵩屢擯不改卒以譴戍所謂方者非耶抑余有感焉當分宜秉國之時士之敢於自鳴其所志者亦寡矣其依阿淟涊以爲圓喪其羞惡之心而不自悔者往往不乏也椒山先生奮其

所爲方者以抗之以至於死而不屈百世之下誦其太虛浩氣之言猶爲之感發而咨嗟焉彼與椒山同其方而受禍獨輕嚴氏敗乃以巡撫起以侍郎起意其有感於惟默之義而有所以善用其方者與雖然士惟其時之所值與其身之所當爲而禍之及與不及與其及之或甚或不甚則固有幸不幸焉而未可以彼之生爲彼之善於守默也

或曰天不言而四時行者健也乾之所以默運於坤也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順以行其健也坤之所以含乎乾也故默者所以厲其方方者所以成其默此埜子之善於言淸寧也埜子者其姓名無所考意當時隱君子之

流古之所謂有道之士與

## 古硯銘後跋

余既跋龍江硯銘之十年來治博平得其所祀鄉賢曰烏公從善者亦號龍江公嘉靖甲辰進士仕至禮科都給事中疏劾嚴氏父子奪職歸世宗嘉其貧賜之玉環未及召而卒在家惟以講學爲事所書博陵書院學約二十條諄諄以聖賢之道相期故其時博邑之士多知學硯銘乙巳後甲辰一年以銘語按之所謂龍江者公殆真其人與余適以甲辰得是硯及其後適來公之鄉意硯果公物精神所寄猶有默存於是者與今烏氏子孫多能讀書又寶其賜環尚存而余硯顧未及攜帶不得以遺其子孫然則果

公物者將無仍有憾與雖然一硯之微烏足爲公戀也余觀公之汲汲於辨學也以爲學所以明善復初而不當陷溺於科舉利祿之習及以程明道十四五時便學爲聖賢范文正公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以爲學者立志必當以程范爲歸嗚呼當分宜柄國之時士大夫不能自持其志而依阿洪涊以爲固者彼豈其性固然哉亦其爲學之時科舉利祿之習所以陷溺之者深而不能辨之於早是以志之不立而其所以爲利祿之計者有必至於是而不自知也夫使士而蚤能辨其所以爲學與其所以立其志者則科舉皆得其人無復有所謂依阿洪涊者以交濟其惡

彼嚴氏父子將孤立而不得肆矣又焉能爲喪亂之階是故學術之壞豈徒士習之得失抑亦當時治亂之所攸係者非淺鮮也是則公當日講學之心所宜惓惓不能忘於中者與余又念公與夋之所爲皆楚子之所謂方者顧椒山之受禍獨重而得名亦獨著公與夋受禍輕而後世或不皆知之然則當日爲椒山之所爲而不必罹椒山之禍如公與夋不盡見稱於世者蓋不少矣雖然禍之有及有不及與名之或著或不著其間誠有幸不幸焉而要非賢者當日意計之所存何者其志與其學固不在是也抑又有說焉夫依阿淟涊之足以固其利祿宜也而往往卒歸

於敗方之足以得禍不足懼也而又或往往以令終蓋死生富貴之命係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而學與志則視其人之所辨與其所以立故方者吾性之所自有而自爲之天不得奪之使默默也然則公之所以自爲與其所以教人者於斯銘蓋可以思矣是硯也又烏知公不惓惓焉

## 感應篇跋

曾日三省顏事四勿其功明決目亦簡易自非大賢獨過必多如是篇言其目詳盡便我檢察口誦諸過默反諸身如是則改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善亦問心我能是否勉之又勉以幾於熟日誦一過不過片晌或清夜時或平旦際如是久久誠則有功至於感應聽其自然如彼往來憧憧則害聖人有言夭壽不貳修身俟之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故惟正人乃可言命否則不正即是巖牆禍固自取福亦爲殃况乃常理如影若響靡有差者莫謂其難行之即易求我放心於此最切放焉不求漸入汙下而不自知我不

自知人實哀之嗚呼噫嘻人壽幾何一死莫追及今速悔
倘可无咎存苟不順歿豈吾䘏敬錄斯篇庶自惕焉

## 舅祖花公世系錄書後

大奎遜亭　先大父母四十餘年先大父與　舅祖花公
龍峯先生文燦先生同里相友愛如兄弟每歲時佳節講
且各攜子孫曾輩互相過從長幼雍雍次第拜謁里黨中
咸羨之以爲古者陳德星之聚不是過蓋先大父與人溫
恭樂易而大舅祖嚴氣正性不苟言笑一舅祖慷慨易直
胸無城府以故里人士論盛德者必稱之謂三君子老成
典型皆可爲治家法迄今數十年追思昔時之盛猶昨日
事也大奎幼時舅祖愛之與常兒大舅祖善屬文力宗先
輩自幼蜚聲庠序乾隆壬申始登副車然未嘗鬱鬱得失

聞大奎嘗隨舅祖赴省試每日教以讀書之道且曰遇合自有定分他日不可以通塞故輒貶所學其定識如此乾隆乙未卒年六十八公二舅祖好覽山川歷吳楚閩越嘗與人言武夷洞庭及釆石金焦諸勝朗吟蘇公大江東去一闋雄視千古喜獨飲微醺則信口吟詩或偶句一二聯若不經意而超超出塵嘗爰大奎書命書其二聯靜室中其一愛觀赤壁兩篇賦時讀黃庭一卷經其二偶評春韭秋菘味閒試濁賢清聖杯可想其爲人矣乾隆戊申年八十卒今花氏方修錄譜系大奎覽其世次欲復如當日追隨先大父往來舅祖側聆謦欬受教訓不可得因感而書

此大舅祖諱本立二舅祖諱本榮其適冢子諱詰字豫高累試前茅補郡學弟子員生平敦重質實而雄於爲文人謂其克纘家學然卒以一衿老論者惜之

# 李歉夫先生壽屏書後

乾隆庚寅余始得交歉夫先生先生方自粵東歸築室孌山之陰書其牓曰讀書前易書前之易大包天地細入方寸非有語言文字之可讀先生讀之以心於茲數十年嘗作靜說十三篇以見志嘉慶庚申應萬學使之招至游粵東自制府以下倒屣傾迎於其歸也相率爲詩若文送之兼以爲壽蓋是歲辛酉先生年六十有九矣越壬戌仲春屆七十初度諸與先生游者輯粵中詩文如干首書之於屏而謂余嘗記其事余嘗求古善讀書前易者莫妙於莊子逍遙之游言圖南者再此莊子之易也南於書爲乾爲

離乾爲天離於人爲心圖南之志其心與天游者乎故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先生一再南游喟然而反逍遥於畫前一家之中蓋亦將不游以跡而游之以心者乎日畫前之知大知也則其年大年也固宜余讀粤中諸作於先生之人之學與其所以壽蓋詳矣因書所未及者以補其後遂以爲先生壽

## 惜字爐記

余考傳記所載蒼頡始製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為潛藏數者之所以爲祥各異或以爲洩造化之幽秘而末世人心詐僞之端亦由之而起蓋太古混沌之風將不可復見故鬼神爲之愀然而憂余獨以爲不然古結繩時書契未立百官無以治萬民無以察庶物無以別民生其間若鳥獸然强者食弱衆者暴寡知者禍愚勇者苦怯而蛟螭猛獸罔兩之類又往往日見於其間蓋民之不得遂其生而憂患危苦以死者多矣聖人立書契而後人倫有所明庶物有所紀士得之以治其學農得之以治其業商賈得

之以治其利文明既啟而蚩虫妖怪之族避人而潛處萬物欣欣然各得其所向之憂患危苦以死而汨其游魂於淒風慕雨之間者念其身不得與於有文字之世享生人之樂感而共傷以至於泣生既不適而死亦易悲蓋惟其當無字之世以至於此然則字之造福於人人亦可以思矣抑天之雨粟何也粟者人之所以保其命字者人之所以通其性天地之所以生人者性命而已矣夫性定而後可以有其生故製字而雨粟者此性與命相通之符契也天意以為斯人蓋於是而後得以長有其生也是故粟既盈人或播棄而脣越之吾知其必有天殃彼不思夫而粟

之仁也字既多人或抛殘而穢汚之吾知其必有鬼禍彼不思夫夜哭之慘也夫天與鬼神之所重而人違之日積其所爲殃與禍者於冥冥之中以喪其性命而不能自見嗚呼其亦可哀也已其亦可懼也已余同鄉張君培原寓貿南昌於市肆穢雜中撿紙殘字見之憮然先是南昌奉新高安安義諸友十人咸有惜字之志因與張君共議協諸同志者捐金若干爲惜字爐於鑿洲之大王廟雇人日拾字於塗又爲千簍分送各肆而以時收之臨之以文昌之神諸君之用心可謂勤矣於是欲要諸久而請余言勒之石余因溯其原於倫物性命之說世之覺者必將

有感於斯文也

新建竹山阮氏宗祠記

竹山阮氏之宗子宗公也以其自湖廣始居新建之松湖古之所謂來自他國當爲始祖不祧者也然則竹山之祖曰子升公非始遷與曰自松湖至竹山皆新建也當以自他國者爲宗故竹山之祠宗其始祖而并祀其遷祖此禮之正也然竹山先未有祠遷十一世而岐亭公以孝廉起家爲河南廸許令遷湖北黃州司馬始汲汲欲建其宗祠而卒未能就其長君融軒刺史又遠宦於蜀融軒之弟曰裕堂曰聳軒曰浦亭乃與其族謀建祠於老居之西以嘉慶四年十月之望鳩工飭材爲寢室一廳一大門一翼以

廓廡貫以川堂繚以周垣數月而祠成於是浦亭請予為之記予惟祠之建有三善成先志也啟後賢也明宗法也先志者即司馬公之志而浦亭與其諸兄成之者是也阮氏代有聞人今祠制既祀其始祖始遷祖以及其各支之祖於綏室而於廳之東西為四龕以并祀其畜道德而為醇儒者立功業為名宦者以孝弟聞者以文學著稱者浦亭曰吾非徒以光前人亦所以勵後嗣也今司馬公諸孫世其家學科名仕宦蟬聯相繼其族之秀者力學樸者篤行亦俱彬彬蔚興由是入廟而思先烈以益端其志行使他日入為名儒出為純臣後先輝映豈不善乎豈不善乎

故曰啟後賢也若夫宗法之不明自漢儒說經始禮大傳之言宗者三曰同姓之宗別子之宗公子之宗漢儒始以別子爲公子而同姓之宗遂亡後世遂不復祭其始祖雖宋之大儒推原禮意立爲始祖之祀而終以爲疑於僭而欲廢之夫宗子之法雖不行於後世而乃并其宗之祀而不敢行至於禮家聚訟紛紛卒無有能考其義而正之者此可慨也司馬公與其嗣君兩世爲大夫援於古者別子之意得特爲一宗而必惓惓以始祖之宗爲急此深有得於禮經同姓弗別之義吾見考宗法者將必於阮氏之祠取信豈非善之尤善者乎故曰明宗法也浦亭曰善乎予

之言有關於禮也遂書之先是司馬祖考奉政公擇地於竹山之南爲新居已而司馬公以其支下新居地建屋二楹議他日以六百金爲祠迄今核工料諸費約倍其數有半董其事者司馬之孫聿新佐之者日立隆盛宣凡此皆當得書

## 梅盟齋公祠記

古者廟寢之制各以等差後雖易爲祠堂要未有不五世遷者宋特立祠堂於居室之東猶止祀其四親蓋欲存古宗法之意然宗法既終不可復於是祠堂之制人遂得稱其力以爲之而吾江右特盛子爲其父孫爲其祖支孫各爲其支派之祖皆世世不遷此禮之緣於人情而古今不嫌異宜者也宜邑梅公盟齋先生之有祠則其妻王孺人爲之尤所特見者孺人爲吾縣上祿里國學生曉堂公之女十三失母事繼母能以孝聞十七歸于公歸二年而公以瘵疰成痼疾孺人勤侍湯藥二十年未嘗一刻離公卒

孺人念姑年老委曲承事日求所以慰其思子之心者先是孺人生四子皆不育惟一女存孺人度公病終不起請於姑以夫弟之子仰洋爲公子勤勞教訓以安悅公之心至是病公果不禄私惟公實有隱德立志仁厚未獲見諸施行不爲人所知非有以表之不可因出貲建公祠俾嗣子以下世世享薦置祭田若干畝祠既成奉姑周視姑甚喜曰吾老矣感爾誠孝願居此不啻若吾子之存也居數年而姑卒孺人自公產外捐二百金助喪葬如禮畢於是自舅姑以上至始祖咸爲之神座奉於其祠孺人之所以不朽其夫又推而上之以體其夫之孝者於是爲已悉

矣孺人又嘗捐貲邑學宮為試士需歲饑則糶堡米贍宗族又如培祖塋修橋梁廣施捨一一皆成公之志所謂未獲見諸施行者人於是然後知公之果有隱德也厥後孫曾一堂蒸蒸蔚起孺人得年七十六以卒與公並享於祠世世同不朽焉卒之十五年嗣子述其事請余為記蓋公之母實出吾紀氏於先大父為再從姊余誼不容辭又知孺人之事甚悉遂書其顛末以記之如此

## 辛酉正月赴桂林舟中雜記

自正月八日南昌解纜泝臨江至袁州五百七十里舟中無事每日讀尙書意有所得發之吟詠又讀洛誥金縢諸篇未能了然輒以意爲之說因思尙書出於史臣記錄其間或不免修鍊字句多爲艱澀推考文義難遽瞭了孟子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觀所引漂杵無異等每與今解可見自古以來苦其難讀詩經亦然孔子刪詩書或亦因此恐其本意不明後世反有害辭害意之患未可知也故善讀詩書者求悟孟子之意可矣

十五日袁州五十里泊西邨兩岸燈燭熒煌水月交映獨

坐擁景回憶生平自丁酉三十二歲以後不復侍母元宵戊戌正月隨嚴親北上舟中清景與此夜相觸是後惟丙午辛亥壬子三侍元宵撫今追昔愴然淚下遊子之感終身何窮援筆書之以誌余痛

自西邨至蘆溪五十里河小灘高舟子水中邪許乃得上日行十里許連日風雨甚寒十九日飛雪迷漫篷溜皆垂凍舟子冒雪至蘆溪因思細民食力艱苦士自入學以至居官或未嘗一念及此余嘗謂士居四民之首勞逸天淵以其能廣求義理有益斯世倘讀書不真虛負歲月非惟無以報天地答君親抑亦何以不愧此細民乎此吾不可

不儆也

蘆溪過山五十里萍鄉縣更小舟自萍川至淥江口順流二百四十里河中皆截壩畜水灌漑民田夏秋之間以時啓閉天地自然之利因賴人力助之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二十二日泊醴陵縣嚮此是日始雷

醴陵縣九十里出淥口入湘江溯流而上㟁山南一支經袁筠至匡阜其北一支爲南嶽而湘水界其間自萍鄉泛舟至此俯仰天地北望遥吟恍若衡廬在抱慨然有飛過洞庭之想予虛吸吸氣吞雲夢未足多也作舟中遣興詩一首

自滌口一百八十里過衡山縣又一百五十里至衡州天下之山莫著於五嶽而衡霍遷移致煩考据天下之水莫著於四瀆而濟水枯竭幾莫能辨天下之書莫大於五經而尙書眞僞千古傳疑又何論於其他雖然登華山者謂可吸之閒可通帝座余謂凡山之理皆然東山之於魯泰山之於天下失其眞意而但以形遇則目中有崔嵬胸中無邱壑其謂之何故善觀天地之氣者呼吸通之而山川疆域之辨證其後矣善觀聖賢之心者精神通之而今古文字之異同其後矣觀萬物之理亦然善相馬者得其神駿則牝牡驪黄之辨可不暇計矣然則讀書論世之功視

乎人所以取之者何如耳廸日舟中雨後望衡山作望衡山吟

尙書五行曰水火木金土而釋氏言地水火風風始兼木金之氣而備春秋生成之德與然爲徵雨暘燠寒總之以風於五行之氣屬土於五事之德曰聖是以聖王作樂宣八方之風風固合五行四時八方之氣此天地之太和也易傳九德終之以巽朱子卦變十九亦終始寓象於巽風之時義大矣哉二十八日自衡州徵風泝流一百二十里皆此

二月初一日祁陽舟中要與人作大字書二幅中有前身

觀自在幾日識之無之何不知何所指其一則憶母詩也醒而忘之

初三日過祁陽縣積雨未得登岸觀浯溪碑自正月十七以後舟中僅一日晴是夜夢與羅君位齋作苦雨詩未成因與論詩羅君言孟東野源本風雅才大如昌黎乃欲低頭拜之以其真也後人以爲寒或以爲詩囚使有唐一代此君幾不在位論之列得無詩人論詩有所溺而不知返者耶余以爲然醒尙了了遂記之

衡州八百五十里至全州入粵西境舟中自元宵後無父不夢先父母先祖父母伯父母暨諸兄弟蓋自少壯時一

堂葬順三十以後奔走歷碌百行無成耿耿繇繇意尤叢
積今精力已頹倣猶喜事奔走可謂能不負所生者乎前
答羅若位齋送別詩云文士從來空畫餅此中何待鬼神
窺生平讀書殆同畫餅山川有神黯然增愧
全州一百三十餘里至湘灕分水處十二月入灕水南下
灕水者自湘源引水三分傍山檐十餘里遶興安縣城北
西南折入萬山谷中羣峯簇擁水隨小澗屈曲河中束水
三十六斗官設斗夫司其啓閉三十里會清水小澗又六
十里西入大溶江會六峒諸水南行六十里逕靈川縣城
東又六十里至桂林所謂桂江也是日舟中冒雨眺望灕

水分由人力塒然可見白水經注以下謂湘灕同源分爲二水誌水者皆以爲大溶諸水入灕而灕水遂爲桂江之正名矣

十三日由北山出大溶江舟中望靈川臨桂諸山如春笋林立如劍戟攢簇如羣仙大會海上飛行洵天下奇觀也是夜至桂林

## 律呂雙調兼用圖記

徵　角商宮　羽徵——◉
六　工尺上　四合　伬
(無)夷蕤姑太黃(中)夾小酉南應(大)
伍　五六　工尺上　四
○——羽徵　角商宮　羽

余嘗聽道士有此調默記而譜之爲圖此調溫厚靜正進退有則絕非優伶北曲雜出二變者所能近似細按之乃用律呂雙調兼互進退其高者一調法黃鍾陽宮下者一調法夾鍾陰宮自上而下則由羽徵墜於商轉爲陰調之下羽自下而上則由徵羽升於商轉爲陽調之上徵一陰

一陽之氣交相流注而中聲靜而不用宛然有無爲中隱爲招攝之妙其首尾最清濁二聲置之不用以其去中遠也又上宮法黃鍾天統下宮法林鍾地統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之意又上宮每自徵而下於下宮之羽下宮每自羽而上於上宮之徵水火相交循環不已又下宮抑之至於羽引之極於商商即變上宮之徵上宮起於徵終於徵復隊於商以反於下宮之羽頗近於引商刻羽雜以流徵之意此必有所受惜無可考唐宋燕樂有雙調道調名近而實非或有所傳聞而誤與或今之譜雙調道調者非其初本製與甲子三月十八日記

尋春書屋記

興國蕭君炯齋有感於朱子尋春之詩於是所居業之地及凡所游寓之處將皆名之以尋春書屋請余書其行旅而為之記蕭君之願學朱子勤矣或疑朱子謂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却去尋春而蕭君顧尋之於書屋何也曰此蕭君之所以學朱子也夫惟於埋頭之中實有以得夫拋却之境故曰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則朱子之無邊光景一時新而紅紫之萬千者人得其面我得其心故埋之與了有二候拋之與尋無二致也曰然則

非天地之春與曰奚然而非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此天地之春也曰君子以自强不息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此所以尋天地之春也善乎邵子之言曰收天下春歸之肝肺又曰拍拍滿懷都是春蕭君日尋之其必有以得於此矣遂書之以爲記

商河城隍廟求雨文

竊以民者神之依也神者民之主也有司者治民以事神者也民有災不以告於神有司之責也有司告於神而禦災捍患以佑斯民者神之責也商邑自今歲以來數月不雨麥苗枯槁民無以爲生大奎既已禱於神而神不之應是大奎精誠不至不足以感於神也是有司之罪也有司有罪何與於斯民神奈何以有司之罪罪民也將毋民亦有罪而上天將降之罰也然民即有罪亦當予以自新之路而不當絕其所以爲生也絕其所以爲生是絕其自新之路也且民即有罪亦非盡一邑之民而皆有罪也神固

有彰善癉惡之權不難取有罪者而殃之不當盡一邑無罪之民而皆絶之也古人有言富歲多賴凶歲多暴今絶民之生是使善者無爲善之路不善者愈增其不善之路也是絶斯民而使之必死驅斯民而使之必爲盜也絶之以必死驅之以必盜者非上天之心也非神之所忍也非有司之所敢嘿然而不告也大峚之暫莅商土非有長久不可辭之責其於商之民非有久與相依之勢非若神之久於斯與民相依而無間也然而不敢嘿然而不告者誠以民者天之民也有司不敢以絶於民者絶於天而又不能自達於天則不得不請於神而藉以達於天也請於神

而因之以達於天者是神之事也故擇四月之某日再禱於神望神體上天之心恕有司之罪降之甘雨以全斯民之命而予之以爲善之路也三日不雨是神必欲絶民而使之死必欲驅民而使之盜也是非神之所以佑民也是非神之所以事天也有司敢爲民請命冀神之有以鑒之也

湯王廟求雨文

惟年月日邱縣令某暨厥僚屬敢祗告於商王成湯之廟嗚呼惟王奉若天道孚佑兆民萬世咸休今王其在天王其罔弗念兹今之民乃惟兹邱邑弗惠於天時自春其徂今惟有司積戾於厥躬罔克咸於有神肆其禱之羞暨於再暨於二弗獲大澍於兹邑慄慄其若墜於淵嗚呼時有司之愆惟民其曷辜惟王念哉若斯民罔非三代民王其克請於天用大降霖雨俾斯民尚克佃厥田康厥居嗚呼斯民庶其弗隕於厥生惟有司其曷敢不厲於躬其自今以往若鬼神朝夕罔弗覶厥室其敢或弗敬嗚呼惟王其

鑑茲衷

佛廟禱雨文

乾隆五十有三年春蒞茲邱邑暨於四鄰天久不雨民罔攸欣縣令某等至再至三禱於有神罔或克應是用心懇吉蠲良辰虔抒乃忱布列珍伍錯綜丙壬用告我佛而矢禱言嗚呼歲戊在申月丙建辰日壬加午予當其鈞午離翕翕王坎滐滐天一之真動而滿盈朝宗惟辰發源於申黃河之來淙淙崑崙龍馬獻瑞天苞通乾天數地數變化鬼神五孕十函下濟上行一六二七往來倒顛天一之旺六合瀰淪感此歲月應此日辰奎拜稽首希有世尊轉大法輪以雨翠生如是我聞佛昔曾云妙法蓮華於經最尊

以種種緣說彼大雲起於世間徧覆氤氲雷聲遠震電光燿奔普雨等雨三千大千無量世界平地山川百穀苗稼卉木叢林大小中等枝葉根莖一切諸種皆得鮮新如其體性充洽歡欣以斯力故廣照無邊於衆生苦悉知悉聞而當斯日而覩斯文而演是法而佈是雲奎拜稽首而陳頌言希有世尊轉大法輪是大法輪與衆咸聞至哉坤元大哉乾元保合太和天地絪緼巽德引引連山陰陰坎離肫肫震兌殷殷潤之風雨鼓之雷霆八卦摩盪六位時成奎再拜首希有世尊東方虛空南方虛空西方虛空北方虛空四維虛空上下虛空無量虛空非虛非空天地之中

陰陽之宗杳冥鴻濛闔闢變通雲濛濛風雝雝雷光光

隆隆雨瀜瀜田葱葱禾芃芃民融融其惟我佛之功嗚呼

其惟我佛如是不可思議功

# 博平城隍廟祈雨文

維

皇御極五十九春自春徂夏一百三旬藐茲博邑天久不雨大田芒芒吁嗟荒土縣令大奎禱於有神至再至三至四五云惟民之憂豈令之瀆瀆而弗應誠其未篤誠之未篤令罪安辭民何辜焉神乃棄之嗚呼我神毋棄赤子五日不雨民其殆矣仲夏之月癸卯之辰載拜稽首矢詞以陳我聞在昔圖書既顯天苞以通地符斯演生數成數變化鬼神參伍錯綜二氣絪緼兩儀既交萬物乃暢先天後天相摩相盪潤之風雨鼓之雷霆陰陽闔闢下濟上行乃

象茲爻乃陳茲數而輪斯轉而音斯布此輪此音賴神以感達於坤乾通於離坎三日之中大雨滂沱雨不滂沱民其奈何嗚呼不敢不求者令之事也不忍不與者神之惠也神惠克敷民命其蘇奎拜稽首惟神鑒諸